



师院大讲堂

《贵州十三五发展展望》

——贵州省人大原外事委员会主任、贵州省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王礼全分析“新常态”

本报讯 3月9日下午,由学校科研处主办、经济与政治学院承办的学术讲座《贵州十三五发展展望》在学校道德讲堂举行,主讲人是贵州省人大原外事委员会主任、贵州省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王礼全研究员。

王礼全首先介绍了当前复杂国际政治局势和低迷的国际经济形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进入转型升级阶段,经济增长将依赖创新驱动。国际国内形势也将影响贵州经济未来的发展。

王礼全认为,贵州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发展规划有着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十二五期间,贵州经济增长速度名列全国前茅。财政、投资、消费、居民储蓄与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快的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交通、通信、民生都有显著改善,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取得显著成效,贵州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当然也存在经济总量相对较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一些主要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较低、贫困人口仍然较多等诸多问题。因此,十三五的总体要求是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也就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守住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坚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新跨越主基调,深入推进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突出抓好大数据、大扶贫两大战略行动,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王礼全对各项总体要求以及发展蓝图进行了详细解释,对十三五规划各项指标的意义和必要性、规划完成的保障措施进行了讲解,并且回答了经济与政治学院师生提出的问题。

讲座结束后,王礼全向学校捐赠了517册书籍和资料。校党委书记陈扬代表学校接受捐赠,并向王礼全颁发客座教授聘书。

聆听讲座的经济与政治学院师生觉得,王礼全的讲座逻辑严密,资料详实,听后很受启发。师生们纷纷表示今后应当按照王礼全的提示,对贵州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新理念、新提法进行认真的研究,不辜负老 辈经济学者的关怀和期望,为贵州经济与社会发展做贡献。

(文/胡江华 图/许雷、杜婧)



《现代康复技术在残疾儿童康复教育中的应用》 ——华东师范大学周红省教授莅临我校讲学

本报讯 3月22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周红省教授莅临我校讲学。在宁静楼151教室,周红省做了“现代康复技术在残疾儿童康复教育中的应用”主题讲座,讲座由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黎平辉教授主持,教育科学学院特殊教育教研室、心理学教研室部分教师 and 特殊教育专业100多名学生参加。

讲座内容共分4个部分:教育康复发展的背景,做好残疾儿童教育康复需要掌握的现代教育康复技术、残

疾儿童教育康复课程设置及案例分享以及教育康复发展展望。周红省既往注重教育康复技术的理论和前沿信息介绍,以数据图表的方式为我校师生呈现了康复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核心技术,如:言语康复技术、听觉康复技术、认知康复技术等的重要性及相互关系,同时也以案例和丰富的实践教学视频为师生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充满创意的康复教学实践的世界。

讲座结束后,周红省与同学们进

行了亲切互动。同学们就实践中遇到的特殊儿童情况、考研深造、专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咨询,并获得了满意的解答,均认为周红省亲切可敬。本次讲座不仅帮助师生了解了更多特殊教育专业发展前沿动态,使同学们更明晰自我专业发展规划,而且展现了多种多样的康复技能,增强了师生的专业认同感,使同学们的求学兴趣更浓厚。

(文/ 杨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经验——以山东省为个案》 ——山东省民俗文化博物馆馆长王丕琢先生到我校讲学



王丕琢教授讲座报告

本报讯 3月23日下午,应校科研处和高研院的邀请,山东省民俗文化博物馆馆长、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王丕琢先生到我校讲学,作了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经验——以山东省为个案》的学术报告。地理与旅游学院、体育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以及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学术团队全体成员等二十余名师生参加报告会。高研院副院长杨定博士主持了报告会。

王丕琢首先回顾了2002—2012年这十年间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历程,并详细介绍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和保护工作现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三个阶段,即从“抢救性保护”到“整体性保护”再到“生产性保护”,他指出,近年来,山东省的非遗保护工作,一是由自上而下的指令性保护,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自觉性保护;二是由名录项目和传承人群体的被动性保护,转变为综合性生态建设保护;三是由由文化部门单打独斗式的保护,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传承人团体以及当地民众为主体、专家学者为主脑的文化建设性保护。

讲座中,王丕琢还对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分析,并对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如何提高社会认知和保护传承工作水平、加强保障措施、加强保障措施和扩大对外合作交流等。王丕琢与参会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贵州是一个非遗大省,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我族刚组建成立非遗研究中心,作为一位从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资深工作者,王丕琢所带来的关于山东省非遗保护的宝贵经验,对贵州和我校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文/图 高研院)

“朴素而幸福的乡村教育”

探寻“有根的教育”特别策划

编者按:贵州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于2008年,在民盟贵州省委的支持下,由民盟贵州省委名誉主委唐弘仁、主委顾久同志发起成立,是由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社科联管理指导的省级学会,现任会长顾久。学会成立以来,在历任会长的引领下,组建专业教育、教学研究团队,与全国陶研系统构建良好合作关系,集结全国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打造系列优质项目,服务贵州教育。2013年6月学

会秘书处由民盟贵州省委秘书处迁址贵州师范学院。

2016年1月6日至11日,贵州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应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邀请,参加四川省“‘陶中朴素而幸福的乡村教育’全国现场推介会暨中陶会实验学校分会2015年年会”。我们先后考察了20余所农村中心学校,聆听了4位专家、学者的报告,也听取了来自全国各地6所陶研实验学校经验介绍,收获颇

丰。其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文史馆馆长顾久先生的即兴演讲令人尤为折服,让我们深思什么才是“有根的教育”?

为此我们根据录音,整理了他的演讲,经顾会长同意将整理后的演讲呈现和大家一同分享,与我们未来的教师们分享,与我们未来的教师的教师们分享!

在中陶会陶中教育推介会上的发言

顾 久 (根据录音整理)

自认识汤局长以后(汤勇,阆中市教育局局长),我开始关心他的书,在百度上阅读他的文章,在网上看他的微博,再加上这几天看了、听了、读了阆中的教育,我感受到阆中“朴素而幸福的乡村教育”很真、很善!

考察回来,我问我们贵州来的老师,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震撼,很震撼!于是我老在追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震撼?汤局长给我的回答是“朴素”和“幸福”。其实,我还不满足。“朴素”

不见了,她融到土地里面,我们深情地捧了一抔土,为她下葬。此时莫言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有妈妈灵魂的。其实不光有妈妈,还有爷爷奶奶,还有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我们祖祖辈辈的灵魂都在这片土地上,于是他开始讲这片土地的故事。他说,二百多年以前,蒲松龄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讲过故事,我是接着他往下讲的,我还会继续地往下讲,他就这么不停地讲着,感动了这个世界,因为他是这片土地上的儿子,所以 he 感动了这个世界。

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屠呦呦,大家知道,启示她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人是东晋时的葛洪,葛洪在《肘后急方》里面谈到这个药——青蒿,能够治疟疾,民间称之为“打摆子”,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屠呦呦组成了一个团队,她所干的工作就是提纯了以后,再提纯,再提纯,最后她激活了世界上各大洲的很多、很多的人和身边的儿子。因为她是中国的,是这片土地上的,所以这个世界也被她感动了。

我说本真教育的时候,说它是有根的教育。有根的教育就是爱读书,书声朗朗,书香四溢,昨天我们在阆中的考察中看到了。

另外一个是爱脚下这片土地的教育,是洋溢着一种土地芳香的教育,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这是本真的“本”字。

第二个字“真”呢,说起来可能有点沉重,什么叫“真”呢?我觉得“真”就是不被异化的,保持一个自己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样子东西。

那么,当今这个社会,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在异化我们呢?

复旦附中一位语文老师特级教师叫黄玉峰,我建议大家在百度上调他的这篇文章看一看,看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人”是怎么不见的?》。

他说,每天我们都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但是我在想,现在有多少人,是双腿跪在地上,站不起来呢?

人站不起来,还能叫人吗?于是黄玉峰就追思当今的教育,是如何把站起来的人弄得不在,或者是站不起来了?他讲了五点:

他说,第一条是功利主义的驱动,他举了很多例子。

第二条是专制主义的坐镇,他又举了很多例子。专制主义我们大家都在骂它,但是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常常会不自觉地用使用这样的方法。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都在主持自己的答案,你必须按照这个答案来。以至于幼儿园都要标准答案。

一个小孩回家以后很不高兴,妈妈看见了,问:“孩子干嘛呢?”

“今天被老师批评了。”

“老师为什么批评你呢?”

“答错问题了。”

“什么样的问题呢?”

孩子说:“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月亮,涂成黄色,问大家,这个像个什么?我说像香蕉,老师说错了。”

——因为标准答案是“像小船”。

我们经常做这样的一类人,这就叫专制主义。——这世界哪有那么多标准答案?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人是高度异化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个“真”字,本真的“真”字就需要像薄冰一样,就像早上汤局长所说的那样,如果不对名、不对利有那一份自我的坚守,这人的双腿肯定就会跪下去的。这一跪下,就不会有真,不会有真他只会跪下,他就会表演。我曾看见许多人在各种场合里表演。鲁迅先生曾经谴责过这种表演者,他说,这叫“做戏的虚无论”。做戏就是逢场作戏,上边一敲锣,我们就唱戏,唱完戏一洗脸,回到家里面我们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包括你厚着脸皮这样的人,你才厚着脸皮,他自我批评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顺政了!”——习惯,我们大家都已经养成了听这样的话,乃至说这样的话的习惯。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觉得“本真”二字真的是太伟大了!陶先生在说“本”字的时候,他说:“千教万教叫人求真,千学万学做真人”,这就叫“本真”,如果有“本”,有了“真”,这个人就顶天立地,站立起来了,他就不异化了。这个时候他才能表现出朴素,他的心里面才会拥有幸福。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叹。

第二个感叹,我觉得阆中“朴素而幸福的乡村教育”,其实有着很深厚的传统文

化,是一种达到前者的工具理性。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人是高度异化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个“真”字,本真的“真”字就需要像薄冰一样,就像早上汤局长所说的那样,如果不对名、不对利有那一份自我的坚守,这人的双腿肯定就会跪下去的。这一跪下,就不会有真,不会有真他只会跪下,他就会表演。我曾看见许多人在各种场合里表演。鲁迅先生曾经谴责过这种表演者,他说,这叫“做戏的虚无论”。做戏就是逢场作戏,上边一敲锣,我们就唱戏,唱完戏一洗脸,回到家里面我们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包括你厚着脸皮这样的人,你才厚着脸皮,他自我批评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顺政了!”——习惯,我们大家都已经养成了听这样的话,乃至说这样的话的习惯。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觉得“本真”二字真的是太伟大了!陶先生在说“本”字的时候,他说:“千教万教叫人求真,千学万学做真人”,这就叫“本真”,如果有“本”,有了“真”,这个人就顶天立地,站立起来了,他就不异化了。这个时候他才能表现出朴素,他的心里面才会拥有幸福。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叹。

第二个感叹,我觉得阆中“朴素而幸福的乡村教育”,其实有着很深厚的传统文

化的底蕴。

紧接着老师又问:“我的舌头还在吗?”

既然能说话,舌头当然在。但是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老子认真真真看了后说:“老师,舌头还在。”

老师说:“你悟出点什么来了吗?”

——各位,你们悟出什么来了吗?于是老子明白了,他浮想联翩,总是最刚强的。他在想,世上什么最伟大、最柔弱呢?——水!

虽然一个小孩子拿了根草就能把水搅动了,但是“水滴石穿”,所有的物质遇到水,哪怕是金属,都会溶化,都会消蚀。

此外,水是世上最卑下的东西,但是任何生物,以至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水。于是老子说,万物莫强于水。因为它柔弱,所以它变得最为刚强。

哎呀!这大概就是很多人起名叫“张若水”、“李若水”的原因吧!当然到了近代,有人开始“恨水”,所以就有了“张恨水”。

这就是老子,至少他讲出了些什么。再往后出现的一个叫庄子,庄先生

是老子以后的,这个人有两下本事。刚才我说,老子说一件事,总是从正反两个面看,我曾用了一回。

我女儿二年级,谈恋爱来了,一天,她打电话问我:“爸爸,我谈了没?恋爱好不好?”我叹了一口气,用老子的话讲:“恋爱像一张



幸福的笑容,教育的本真

纸,这边写着‘幸福’,那边写着‘痛苦’,请问,这张纸好还是不好?”

有人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化了,说能够“一分为二”。就好像是两团面,一团黑,一团白,去掉那黑的一面就行了,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我这样回答:“女儿啊,谈恋爱要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叫美丽的废话!那能分开吗?

我和她怎么说呢?我说:“孩子,你长大了,可以选择爱情,选择爱情这个幸福,但是你必须长大了,请你为后面的那个面担起一个成人的责任。”

当你同时选择这两个面的时候,这就叫老子。但是到了庄子,他就相对了。庄子不是这样看(正面),也不是这样看(反面),庄先生他正反不分,好坏不分。他是这样看的(侧面)。

——好的便是好的;坏的便是好的!这世上有统一的判断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吗?

庄子说,我们大家都喜欢吃山珍海味,但是狗呢?狗喜欢吃屎。狗说“屎才好吃呢!”你说这有标准吗?

孩子爬上树太危险,大人叫孩子赶快下来,如果摔下来可不得了,但是孩子呢?猴子认为待在树上才安全。

我们人睡在地上,特别是长期睡在潮湿的地方,腰一酸会疼的,这是标准吧?然而范蠡呢?范蠡说:“没有水那才不舒服呢!”

可见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判断好与不好的标准,这叫相对论。

于是一个很穷的人,他一下子可以变得很富有,以至于别人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儿子打老子!”他不仅没有感到羞辱,甚至会感到幸福。这就是庄子。

另外一方面,庄子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他把人类最早的反异化思想提出来了,这就叫“物物而不物于物”,譬如:你可以把钱当成钱,但你不要使自己变成一个找钱的工具。

我觉得汤局长他的哲学学得真不错!我从他身上找到了反异化的、独立不迁的、自由自在的、逍遥游的精神,尤为可贵的,他能够把他的思想贯彻到他的实践中。

总而言之,简单地归纳一下,我觉得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异化,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点严重,所以阆中这里的“朴素而幸福的教育”是非常了不起的,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

此外,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已经高度西化的今天,当今的总书记谈到他的文化思想时,大家不要忘了他说的一句话,“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两只脚站在中国这块理论和文化的土地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阆中“朴素而幸福的乡村教育”具有传统文化本身的底蕴,对于实现当今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造我们教育人自己的话语、中国教育的话语具有特定的作用。

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文/图 全奕)

《地方高等学校转型问题》 ——黄达人、李汉荣应邀到我校作专题报告



黄达人的讲座现场

本报讯 3月29日,原中山大学校长、第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黄达人到我校逸夫楼演讲厅就《地方高等学校转型问题》作专题报告,中山大学前任李汉荣作了中山大学90周年校庆活动的分享报告。全校副处级(含副处级)以上干部、教务处、科研处、教育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全体员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由校长李存雄主持。

李存雄介绍,黄达人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重点大学的主要领导,而且是一位在地方高等院校转型研究以及高等学校管理理论等诸多方面很有建树的专家和学者,是国内目前在地方高等学校转型问题研究方面最有成就和影响力最大的专家之一,出版有《大学的声音》、《大学的治理》、《大学的转型》、《大学的根本》等专著。李存雄强调,黄达人就“地方高等学校转型问题”为我校中层以上干部和重点部门全体人员作专题报告,是非常的针对性,对我校加快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报告中,黄达人主要进行

内涵建设要找准定位,办出特色。关于学科和专业建设的一些思考,进行内涵建设要营造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黄达人说,现在国内的很多大学都提出了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他认为走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尊重学校的办学历史,再来找准定位,作为大学的管理者,要善于挖掘并守护大学的特色,同时也肯定了我校提出的“以教师教育类为主体、文化旅游类、信息大数据类为两翼”的办学定位。大学的特色体现在大学建设的方方面面,而所谓特色,就是有选择地卓越,而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途径,是一个方向、一条道路,向应用型转变也是一个过程。一个方向指的是所有大学都应该来关注应用,一条道路指的是在应用型转型的过程中,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个过程指的是转型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在谈到关于学科和专业建设时,黄达人先解释了学科和专业之间的关系:专业是培养学生的组织形式,而学科则是教师的归属。在学科建设方面,学科布局是行政权力,体现的是校长治校,高校可以通过学科建设来强化特色,强化特色体现在学科建设上就是做强主干学科,其他学科又要注重与主干学科的交叉。其次,学科建设的核心是人才,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内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学科内建设的基础工程。关于进行内涵建设,要习惯于尊重别人、欣赏他人,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实干家。

在黄达人报告结束后,李汉荣分享了中山大学建校90周年校庆活动的筹办情况,为我校筹建建校40周年校庆活动提供经验。李汉荣介绍,中山大学以“学术与校友”为主题筹备了90周年的校庆活动,活动得到了央广网、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的宣传与报道,也起到了良好的社会宣传与影响,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我校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王又新在总结报告会后说,黄达人的专题报告,不仅给大家理清了很多关系,比如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关系,还提出很多非传统的观点,给人以启发,让大家耳目一新。整个报告立意高远,内容丰富,是一次既见内容深度和广度、又有实践的精神大餐,对我校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强行政文化的建设、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有着深刻的启示和重要的指导意义。王又新为李汉荣的报告工作思路清晰,富有指导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达了对外来专家专家的感谢。

(文/吴传娟、孙秀华 图/刘国威)